



# 谍战危城

## SPY WARFARE CITY

斗争即是锤炼，结束亦是开始

付强◎著

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# 谍战危城

付强◎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  
广东人民出版社  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谍战危城 / 付强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 
2018. 8  
ISBN 978-7-218-13084-2

I. ①谍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3611 号

Die Zhan Wei Cheng

谍战危城

付强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马妮璐 刘宇

责任技编: 周杰 易志华

装帧设计: **WONDERLAND** Book design  
仙瞳 QQ:344581934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 邮政编码: 510102 )

电话: ( 020 ) 83798714 ( 总编室 )

传真: ( 020 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17 字数: 242 千

版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 020 - 83795749 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 020 ) 83795240

# 目 录

第一章	……	001
第二章	……	048
第三章	……	109
第四章	……	158
第五章	……	190
第六章	……	244

## 第一章 |

### 1

一提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黄浦江畔的十里洋场，南起延安东路，北至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，东面江水浩荡，西面则是旧上海金融机构的聚集地。沪通银行就在西面，坐落在一栋巍峨的西式建筑内。上海作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，拥有大大小小两百多家银行，沪通银行只是其中的一个，可以说，毫不起眼。

不起眼，也就不引人瞩目，就像没人会注意海边岩石上的牡蛎壳一样。

左铭烨的代号就是“牡蛎”。作为上海沪通银行董事，左铭烨为人处事异常低调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在外人看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如同这条金融街上的每一个人。而在上线“西湖”夫妇眼里，左铭烨则是这次秘密任务的关键。

## 2

一九三七年的上海，夏天提前到来。六月初，热浪已席卷整个租界，马路都被烤得冒烟了。

比要人命的炙热天气更让上海市民心焦的，是日本人。准确的说，是日本军人。与租界咫尺之遥的江湾路一带，每天都乒乒乓乓地放枪，不是打仗，是军事演习。纵观世界各国军队发展史，敢在密集的居民区里搞实弹演习的，恐怕也只有日军了。日军嚣张地在上海市民眼皮子底下大张旗鼓地演习，传说曾有流弹飞到市民的炒菜锅里，被端上桌，变成了嚼不烂的铁蚕豆。

对此，上海市民忍气吞声，国民政府上海代市长俞鸿钧装聋作哑。金融酒会上，记者当众责问俞鸿钧，为何听任日军在上海滩胡作非为？政府毫无作为。俞鸿钧打着官腔东拉西扯，并点名让左铭焯上台发言，话题重新回到了金融问题。左铭焯也只能老老实实地配合。

这样的场面对左铭焯来说，已经司空见惯了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什么也不做。

上海的战争一触即发，左铭焯现在最担心的，是存储于沪通银行的巨额组织经费——十万两黄金的安危。当年他离开中央苏区时，红军首长交代的唯一任务是，“蛰伏”并看管好这批黄金。这些年，上线“西湖”夫妇一直夸他是合格的“守金战士”，然而随着战事临近，左铭焯有些坐不住了。

坐不住，也得继续坐着。

同为“守金战士”的马良是沪通银行的普通职员，左铭焯的下属，但他可没有左铭焯的耐性。小伙子血气方刚，居然抽空跑到江湾路一带，去观摩日军演习，结果越看越来气，拳头都要攥出血来了。

密集的枪声中，日军向隐藏各处的假想敌发起进攻。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，街巷中硝烟弥漫。几名日军士兵冲向一处简易工事，朝躲在沙袋后的“国军士兵”开火。“国军士兵”身中数弹却屹立不倒。原来那些“国军

士兵”只是套着国军军装的稻草人。日军士兵端着刺刀将稻草人挑翻，之后踩着稻草人朝前方冲去。

马良无目标地啐了一口，恶狠狠地说，等着瞧！

### 3

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左铭烨的不动声色，让马良越发心急。然而作为下级，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服从，左铭烨没有新任务下达，他便无所适从。于是，马良灵机一动，绕了一个大弯子，从时事谈起，试图抛砖引玉，捕捉领导意图。

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刚刚从西安飞抵上海，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便在上海市区的江湾路、施高塔路、北四川路一带展开大规模巷战演习。马良边说边察言观色，见左铭烨没有制止他的意思，继续说道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日本希望中国人一盘散沙，最惧怕的当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党联合。接下来，中共代表团将在上海与各方人士会谈，争取中共公开合法地位，筹办公开刊物。

坐在办公桌后的左铭烨终于抬头看了马良一眼。

马良试探地说，左董，您觉得国共近期能实现再次合作，并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吗？

左铭烨一乐，问他，我是谁？

马良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愣住了，但他已经明确感受到左铭烨平和语气下的不悦。

左铭烨指一下摆在办公桌上的“执行董事”铜牌，提醒马良。

马良恍然大悟，说，噢，您是沪通银行执行董事。

左铭烨说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

这次不用左铭烨提醒，马良快速答道，上海沪通银行办公大楼。

左铭烨说，这就对了嘛！你我都是沪通银行职员，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

高官。马良，我劝你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实在闲着没事，到楼下营业厅接待一下顾客。

马良心有不甘地说，可是日军在上海滩……

左铭焯抬手打断马良说，记住，我们有我们的任务，天塌下来，都与我无关。

马良有些着急，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，嚷道：怎么能与我们无关呢？我们是军人，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责任！

左铭焯想发火，又忍住了，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交给马良，没好气地说，给你的。

马良查看信封，发现装着厚厚的一沓钱。

左铭焯说，你来上海已经三年零四个月了，一趟老家都没有回过，父母双亲上了岁数，肯定惦念你。这样，你买张船票，回江西老家吧。

马良说，这是命令吗？

左铭焯字斟句酌地说，嗯，我觉得你不适合在上海的工作。

马良恍然大悟，这是左铭焯要将他调离上海的意思，显然老领导这次是真生气了。马良思索着，不再执拗，小心翼翼地将信封放回左铭焯面前。

左铭焯说，不想走？

马良陪着笑脸说，左董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本月还有两家商行的欠款没有清账，太影响我的个人业绩了，您要是没别的事情，我这就去收账。

#### 4

马良想着心事穿过银行大楼的门厅，与身高马大的蒋金刚撞在一起，就像撞到了一堵墙。马良抱着酸痛的肩膀倒吸一口冷气，急忙道歉，被撞的蒋金刚倒不吭声，恶狠狠地盯着马良，压低了礼帽，匆匆上楼，皱巴巴的西装及其不合身，像是临时借来的。

马良有些无奈，对着蒋金刚的背影，低声嘲讽道，瘪三都往银行跑，也



不看看是你来的地方吗？

这句话没说完，蒋金刚的身影已消失在楼梯拐角。

左铭烨的办公室，位于沪通银行大楼的二楼，拐角第三个房间，门口挂着执行董事的铜牌。蒋金刚显然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，径直来到左铭烨办公室门前，见四下无人，推门就要进屋。

房门是锁着的，屋里应该没有人。

蒋金刚皱眉，缩回手，目光左右逡巡，最终落在走廊的那扇窗户上。

## 5

左铭烨与崔新轲边走边聊，穿过走廊，走向自己的办公室。董事崔新轲身材不高，谈吐优雅，语速不徐不急，一双不大的眼睛透着商人的精明。他是左铭烨好友，复兴银行董事。

我的初步设想是，集众人之力成立一家具有政府背景的联合银行。崔新轲说着，靠近左铭烨的耳朵，声音低了下去，看上去有些神秘兮兮地说，你沪通银行，我复兴银行，再加上汪先生和孔先生作为发起人，占多数股权。

说着，两人来到左铭烨办公室门前。

左铭烨敏锐地发现，房门是虚掩着的，出门时他明明上了锁。

屋里有人？左铭烨不动声色，掏钥匙的手也没有从衣兜里抽出来，大大方方地推门进屋。崔新轲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，跟了进来，继续说，背靠大树好乘凉嘛，我的设想保证万无一失，尤其上海目前这种情况下，铭烨，不要再犹豫了。

左铭烨说，新轲，先坐，我给你煮杯咖啡。

借找咖啡杯的机会，左铭烨迅速查看了沙发背后、办公桌底下以及窗帘后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，没有发现异常。左铭烨边倒咖啡边皱眉思索着。

崔新轲走过来说，上海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，再不当机立断，你我的身家性命恐怕不保。一旦打起仗来，所有人的钱还不全归了占领军啊！

左铭焯递给崔新轲一杯咖啡，忽然发现桌上摆着一封信。信封右上角是醒目的红五星标志。这是上级“西湖”夫妇联络他的信号。左铭焯心跳加速，下意识地看了崔新轲一眼。崔新轲在同一时间看到了这封信，好奇地拿起来，打开信封抽出信纸，上面只有几个字：玖捌壹零肆。左铭焯紧张得直冒汗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崔新轲疑惑地问，你们沪通银行用这样的信封吗？

左铭焯说，不是我们银行的，应该是外来信件。

崔新轲说，这个数字什么意思？

左铭焯说，我不清楚，或许是一家交易所的代码。

崔新轲说，反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不是这样的操作规范。如今大大小小的交易所多如牛毛，市场混乱。我也经常收到交易所的垃圾信件。

左铭焯如释重负地说了句都是些无用的东西，顺手从崔新轲手里拿走信封，连信纸一起丢进垃圾桶。

崔新轲品评咖啡说，味道不错，要是阮梦蝶煮的咖啡就更好了。

左铭焯一乐，说，你是贼心不死啊！

崔新轲笑说，我愿死在阮梦蝶的温柔乡里，鲜血化作一株暗红的玫瑰，摆在窗台之上，日夜守护我的爱人。

左铭焯正想说什么，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。

左铭焯抄起听筒，电话那头传来马良焦急的声音：左董，盐泽一郎这个混蛋出尔反尔，这已经是他们东亚株式会社第三次贷款延期了！

街边电话亭旁，老乞丐端着破碗朝马良伸手乞讨。马良没理他。

左铭焯对着电话听筒，耐心劝导说，你跟他好好说嘛！咱们沪通银行有制度……

马良情绪激动地说，没用，都说八百遍了！刚才日本人又把我轰了出来！我看盐泽这小子是想赖掉这笔账！左董，按照咱们沪通银行的规定，我现在就可以通知他等着法院传票！

左铭焯说，马良，你不要冲动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

马良说，左董，贷款是我放出去的，我必须把它收回来！我现在就上楼去找那个混蛋算账！

左铭焯着急地说，你别再去了，如今这年月日本人不好惹！喂，喂，马良，马良。

电话被挂断了。

左铭焯与马良的通话，崔新轲听得一清二楚，鄙夷地说，又是马良？净给你惹麻烦。

左铭焯思索着说，不行，我得出去一趟，马良的暴脾气，我担心他出事。

见左铭焯要出门，崔新轲说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路上正好商量一下成立联合银行的事情。

## 6

左铭焯的座驾是一辆福特牌黑色轿车，他上了车，扶着方向盘思索着。崔新轲拉开侧门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。

左铭焯想着心事，没有立即启动车辆。上线“西湖”夫妇发来信号，要求紧急见面。左铭焯本来想找马良的借口脱身，去跟上级会面，可是崔新轲像个跟屁虫似的，一时甩不掉。

崔新轲说，铭焯，想什么呢？马良不会有事的，你别担心。

左铭焯无奈地启动车辆，说，还是去一趟比较好。盐泽这个人，你我都熟识，他会给我面子的。

## 7

盐泽一郎的东亚株式会社是典型的日式装修，一把军刀摆在几案上，透着几分杀气。马良正被几名日本职员围殴，口鼻冒血，奄奄一息。盐泽一郎站在一面巨幅日本国旗前，冷眼旁观。

左铭焯和崔新轲驾车来到东亚株式会社大楼前，轿车还没停稳，一个物件突然从天而降，重重地砸在街面上。路人上前围观，其中一个女人吓得惊声尖叫。

左铭焯和崔新轲下车查看，意外发现死者竟是马良！

左铭焯喊着马良的名字，冲上前去，抱着他的尸体，突然瘫坐在地，掩面而泣。路人议论纷纷。

盐泽一郎和两名日本职员从大楼内出来，挤进人群，来到左铭焯面前。

盐泽一郎说，左先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
左铭焯抬头看到盐泽一郎，指着马良的尸体，愤怒地质问他，盐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！

盐泽一郎双手一摊，说，你问他好了。

左铭焯怒吼：他已经死了！

盐泽一郎装无辜说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他来催缴贷款，还说今天不给钱他就从我们楼上跳下去……

左铭焯揪住盐泽一郎，愤怒地喊道，扯谎！你杀了他！是你杀了他！

崔新轲冲过来，将左铭焯与盐泽一郎分开，劝解道，铭焯，你冷静点儿，先把人送医院再说。盐泽一郎先生，你赶紧叫车啊！

盐泽一郎说，对不起，此事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寻死！

左铭焯气愤地喊道，盐泽，你也太狠了！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！我要到法院告你！我要你以命抵命！

盐泽一郎不屑地说，好啊！乐意奉陪，我相信你们中国的法律是公正的。

## 8

马良之死，让左铭焯深受打击。这位年轻的战友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，早在红军反围剿前夕，他俩就已经是中央苏区工农银行的同事了。当年在一次转移中，马良瘦弱的身板竟挑起了八千枚银圆的重量，是其他人负荷

的两倍，山路行军一天一夜，一百五十里，简直是个奇迹。到达目的地时，马良累得一头栽倒，给左铭焯等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也是左铭焯选择带他来上海执行秘密任务的原因之一。

年轻的老战友，说走就走了，左铭焯怒火中烧，发誓要替马良讨还公道。

崔新轲说，你还真打算跟日本人打官司？

左铭焯说，马良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，我要盐泽一郎以命抵命！

崔新轲说，说盐泽一郎杀了马良，你没有证据啊！

左铭焯苦笑说，证据？马良身上的伤就是证据，临死之前他被人殴打过！我相信法庭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……

崔新轲说，铭焯，我必须提醒你，如今日本人在上海势力正盛，你揪着这件事不放，就不怕盐泽一郎报复你？盐泽一郎的日本政府背景，你我心知肚明，他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？马良之死就是前车之鉴。别忘了，你还有一大家子人呢！

左铭焯说，你别说了，我必须替我死去的兄弟讨回公道！这件事情，谁也别想拦我。

## 9

左铭焯出门时，滚滚乌云已经压到头顶上了，黑黢黢的街道，分不清白天还是晚上。左铭焯愁眉不展，缓步前行，身后跟着一条幽灵般的身影，他对此一无所知。

穿过闸北宝山路，是一片四通八达的街巷，这是通向上级“西湖”夫妇住处的必经之路。左铭焯低头走路，忽然身后人影一闪。

左铭焯下意识地回头：谁？

没有动静。左铭焯提高了警惕，快步前行。突然一条黑影掠过他的头顶，借助墙壁攀缘腾挪，一个鹞子翻身落在左铭焯身前。左铭焯大惊，正要

掏枪，却被黑影一脚踢翻，紧接着把锋利的匕首抵住了左铭烨的脖子。

左铭烨躺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
黑影摘掉礼帽，原来是蒋金刚。

左铭烨说，你是什么人？

蒋金刚说，我叫蒋金刚，“西湖”的信使。

左铭烨装糊涂：“西湖”是谁？

蒋金刚松开左铭烨，严肃地说，牡蛎先生，别装傻了！那封信你肯定看到了，玖捌壹零肆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。

左铭烨说，这里说话不方便。“西湖”在哪里？

蒋金刚鄙夷地说，在等着你呢。还有，你别误会，刚才我就想试试你的本事。来之前，我还以为“牡蛎先生”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原来就是个窝囊废！我不明白，“西湖”凭什么高看你一眼？

这个问题左铭烨不想回答，阴沉着脸率先走了。蒋金刚把玩着匕首跟了上去，脸上是嘲讽加不屑的表情。

两人的身影刚刚拐进一条小巷，数名国民党特务匆匆跑了过来，完成了无声的集结。这些身着黑色中山装的特务们聚在一起东张西望，逡巡不前，但是没有人出声说话，显然训练有素。说他们是集结，其实有些不准确，实际的情况是，他们一时找不到目标，只好聚在一起等后边的人。

特务行动，通常走在后边的人是带队的领导。时间不长，秦北飞和柳墨轩走了过来。

秦北飞，国民党特工总部南京行动处的特务组长，身材挺拔，留着分头，同样的黑色中山装套在他的身上，竟穿出了时装的别样效果，从外表一看就是超强干练的人。柳墨轩，人如其名，一袭长衫，像个教书先生，与秦北飞等人站在一起特别扎眼，似乎不是一类人。

柳墨轩与秦北飞本来就不是一类人，他曾是中共地下党员，在国民党南京行动处任职，执行潜伏任务，后来变节才加入国民党。国民党对柳墨轩这

类投诚人员还是比较提防的，先让他在“反省院”待了一个星期，并利用这段时间对柳墨轩的背景进行了彻查，就差没把柳家的祖坟给刨了。刨根问底的结果，是柳墨轩基本上没有疑点，可以量才使用。因此，上海这次行动便让他也参加了。

秦北飞对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，据传言，他们秦家在江西的老宅被共产党领导的农会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供在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一块也没能找回来。所以，秦北飞一看到柳墨轩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这次，上司汪铮禹派柳墨轩与他一起行动，秦北飞的心里是抗拒的，但汪铮禹毕竟是他的老师。老师的面子还是要给的，但对柳墨轩倒不用客气。

秦北飞鼻子上挑，朝柳墨轩哼了一声，算是招呼他过来。柳墨轩屁颠屁颠地凑上前来，陪着笑脸等秦北飞发话。

秦北飞说，是这里吗？

柳墨轩说，情报显示应该就是这里。

秦北飞说，什么叫应该呀？到底是不是？

柳墨轩说，是。

秦北飞对自己的敌对态度，柳墨轩心里一清二楚，显然秦北飞把对共产党的态度强加到他的身上来了。为了改善与秦北飞的紧张关系，柳墨轩尽量大度地笑了笑，并厚着脸皮开始拍马屁。

柳墨轩说，秦组长，代号“牡蛎”的神秘特工正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此次绝密行动的核心，抓到“牡蛎”，秦组长定能立大功，升官发财。

不料马屁拍到了马腿上，秦北飞可不吃这一套，他先是冷笑，接着恶狠狠的目光投向柳墨轩。柳墨轩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秦北飞说，那是你这个共党叛徒的思维，而我只对一件事感兴趣——杀人！共产党都该死！

柳墨轩的语气近乎哀求了，他说，秦组长，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怪吓人的。我已经走出了“反省院”，正式弃暗投明，如今你我都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南京行动处的特勤人员，都是为领袖服务的。

秦北飞说，别扯那些没用的，这次行动看你表现，抓不到“牡蛎”，我先宰了你！

柳墨轩知道，心狠手辣的秦北飞说到做到，这句话绝不是简单的威慑，很有可能变成事实。别的不说，如果在行动中秦北飞打了自己的黑枪，哭都找不到庙门。不过柳墨轩毕竟不是秦北飞下属，上峰汪铮禹指派他和秦北飞一起行动，虽然没有组长的职务，但是两人是平级的。柳墨轩敢怒不敢言，于是行动上便懈怠了，算是无声的抗议。

秦北飞说，带路。

柳墨轩装模作样地说，秦组长，让我好好想想，上次来“西湖”夫妇家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，现在还真有点含糊，这些巷子看上去一模一样啊。

秦北飞阴沉着脸盯着柳墨轩，似乎看穿了他的心事。

柳墨轩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应该是前边那条巷子。

秦北飞说，你真不认识“牡蛎”？

柳墨轩说，真不认识。我是“西湖”夫妇的上线，“西湖”夫妇是“牡蛎”的上线，因为共产党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，在上海只有“西湖”夫妇知道“牡蛎”的真实身份，我一直在南京，你是知道的。

秦北飞莫名其妙地说了句，别自作聪明。

柳墨轩说，你是不是认为我隐瞒了什么？

秦北飞说，没错，既然你是“西湖”夫妇的上线，为什么之前不揭发？直到我们通过特殊渠道拿到关于“西湖”夫妇和“牡蛎”的确切情报，你才跳出来摘桃子。

柳墨轩苦笑说，在“反省院”，我自己的问题都还没有交代清楚，哪顾得上这些啊。对了，秦组长，你说的特殊渠道获取情报到底是什么渠道？

秦北飞说，我也不清楚，是汪铮禹汪长官提供的线索。你感兴趣，可以直接去问他。

柳墨轩说，这么说上海共党地下组织内还有咱们的人？

秦北飞不置可否，对柳墨轩说，时间不早了，别扯这些没用的。



柳墨轩说，好，不说了，让我好好想想，“西湖”夫妇好像是住在前边那条巷子。

秦北飞说，别想了，留着你的猪脑子，好好想想下次怎么给汪将军送礼吧！

旁边的特务听到这句话，有人忍不住低声笑起来。柳墨轩顿时无地自容。

不久前，汪铮禹到特工总部视察，柳墨轩重金送礼，结果当场变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。会场上，面对台下上百名特工，汪铮禹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柳墨轩。此后汪铮禹一身正气、拒贪拒腐一事，总部上下无人不知，柳墨轩也因此成为众人笑柄。

笑，是会传染的。看到柳墨轩的窘态，秦北飞也无声地笑了。

两名便衣特务飞奔而来，在秦北飞面前停下。

一个特务说，秦组长，目标已经锁定了，宝山路一百〇四弄九十八号。

另一个特务说，刚才又进去两个人，天黑，看不清相貌。

秦北飞说，一起抓，行动！

在两名便衣特务引领下，众特务迅速行动起来，一窝蜂似的朝前方跑去。柳墨轩一时惊诧，原来秦北飞早已得到情报，十分清楚“西湖”夫妇的住址，而自己在这次行动中的地位，将会越发尴尬。

## 10

宝山路一百〇四弄九十八号是一处普通的民宅，甚至有些破旧。拉着窗帘，昏黄的灯光让房间显得有些压抑。气氛也是压抑的。代号“西湖”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是个中年人，姓周，就坐在那里，看着妻子给左铭焯、蒋金刚倒茶。周妻怀孕五个月了，肚子隆起，有些行动不便。

左铭焯心事重重，压抑着情绪。

左铭焯说，老周，是我汇报工作，还是您先布置任务？